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核電始終是駭電

人定勝天！真的能勝天嗎？無數經驗告訴我們，凡事過了頭，總得要付出想像不到的沉重代價。

宇宙就是「天」，萬物來自宇宙，我們生活上擁有的一切，都由它供給，不過世間出了些天才，擅用它供給的資源，發明了更多副產品，其中最給人類生活帶來方便的，就是電。

自從有了電，黑夜都變成白晝，現代人活得比古代人幸福得多，雖然也有些哲學家和詩人不歡喜，說有了電，消滅黑夜，冷落月亮，從此少了古人秉燭夜遊之類的情趣，可是現代人都不在乎這種情趣，對電的苛求，今日的家庭主婦也不像上一代，有了電爐電飯煲就滿足，老人家冬天都要電氈取暖，用電產品便日新月異，層出不窮，用電量隨人口上升和時代進展大增，為防未來電力供應不足，於是進一步需求核電。

眼前日本地震核洩漏的驚天動地大災難，就如警鐘一樣，教全人類權衡利害，從核電美夢中驚醒。

電，給人類的好處本來已足夠，苛求核電就過了頭；過了頭，就違反自然。對核電的需求，便好比向自然「大耳窿」借貸，不是嗎？稍有不慎，償還無可估計的利息就足以致命了。

可知道吸光如吸毒，看似燦爛明亮的光污染比細菌更恐怖，細菌還可消滅，核洩漏可怕在危害細胞，禍延後代。核電，簡直是全世界先進國家的集體玩火遊戲，這頭無形猛獸，絕不是如專家比喻空難交通失事那麼稀鬆平常，又不是遠離它若干公里就安全，「安全理論」仍屬「設籠防獸」階段，怪獸一次破籠衝出，便足以令全球毀滅。

別妄求勝「天」了，全球二十億人用不到電，只要四十億人減少消耗電量，就足以補償，何須核電！可知道現代人耗電就多於用電，凡事適可而止，生活才過得愉快，廣告激光招牌不要鬥大，那條飛龍橫空少閃些次數，香港人都健康一些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右手環保左手吃飯

一位長者女士申請司法覆核，其中一點環保申訴，獲得法庭認許接納，規劃多年、投資七百多億元的港珠澳大橋工程，就此拖住，等待當局扭六壬挽救。

頭痛醫頭的治標方面，是環保署從速補遞空氣質素評估，滿足法官在程序方面的挑剔，此舉比較不費時，估計半年內可重新啟庭，獲得法庭批准。也有認為長痛不如短痛，索性上訴到底，一次過在法庭上求個徹底明白，環評標準涵蓋的所有要素。避免日後有報告貽誤一兩項目而擱置整項工程。

全球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，也同樣講究環境保護，很多情況可以兩者並行不悖，只要當政與各方面持份者縝密思考、嚴格執行，發展之餘也可兼顧了環保，二者並不相沖。可是，同樣也有很多情況，二者不可兼得，魚與熊掌只能擇其一；又或許是兩害權其輕，不肯接受環境惡化，就要吞噆經濟不前的苦果。

內地這幾年也大搞環保活化，港珠澳大橋官司新聞見報的同時，內地電視網播送了江南著名水鄉周莊、烏鎮等古鎮得以保育活化的經歷。同濟大學一位建築規劃教授，痛心蘇州千年城牆拆卸不保，為經濟發展讓路，率領志同道合者奮力調查研究，終於說服水鄉古鎮領導幹部及居民，保留鄉鎮原貌。

水鄉環評利害較易平衡，一來，水鄉不僅只是當地原住民的居所，也是全國古跡、全民瑰寶，毀壞湮沒實在可惜；二來，水鄉幾個古鎮，不發展其他商業，也可有旅遊收入改善民生。

香港情況較為弔詭，彈丸之地既要留住青山綠水、又要保育歷史建築，還有多少土地空間創富維持幾百萬人高水平生活？右手寫環評報告的人，左手又要能持好飯碗，真難為了！

琴台客聚

韋基舜

異地重逢

「拚命三郎」石秀、「病關索」楊雄二人，一時之間救不了「鼓上蚤」時遷，只好放棄，圖後再作打算，沿着小路往東而行。

二人行至天亮，見有一家村落酒家，二人乃入內喫酒食飯，順便問路。正待喫食時，有一大漢入內，大模斯樣對酒家說：「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。」店主人連忙應道：「裝了擔，少刻便送到莊上。」

「上納」乃是「交租」，而租金要用「擔」，古代，佃戶向地主租地耕種，交租用稻米以「擔」計算，直至清代開始流行貨幣，此習慣才逐漸改變，但民初有個別窮鄉僻壤，仍以稻米交租，以多少籮穀計算。

話說此大漢既然代莊主上門催租，自然身份不低，吩咐完酒家，對店中各人正眼也不看一眼，行經過石秀、楊雄二人面前便出店。

若是昔日，楊雄身為薊州牢城節級，也懶得看對方一眼，如今殺了人，放火燒了酒店，被祝家莊的人追殺，對周圍環境自是小心翼翼。他打量一下經過面前的大漢，卻認得，便叫了一聲：「小郎（細路），你如何在這裡，不看我一看。」

大漢聞聲回頭一看，卻也認得，連聲：「恩人何以到了這裡？」望着楊雄便拜。楊雄連忙扶起，介紹與石秀認識。

此人姓杜名興，面相醜陋魯莽人稱「鬼臉兒」。上年在薊州做買賣，因一時之氣，打死了同夥的人，收監在薊州府，楊雄見他講拳論棒，頭頭是道，乃一力維持相救有恩，料不到在此相遇。

楊雄把自己在薊州殺了潘巧雲、裴如海；及時遷偷雞鬧禍；及祝家莊的人捉了時遷的事，原原本本告訴杜興。杜興乃安慰楊雄不用擔心，說是會叫人放了時遷。

他鄉相遇，楊雄問及杜興別後景況。杜興說是得楊雄相救，離開薊州來到此地，獲得一個大官人賞識信任，委為主管，每日有撥萬論千銀銀兩過手，感恩圖報，不思還鄉。

杜興並講出，此處獨龍岡，前面有三個村坊，分別為祝家莊、扈家莊及李家莊。

祝家莊居中，最是威猛，莊主祝朝奉，長子祝龍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，人稱「祝家三傑」，莊上並聘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人稱「鐵棒」的教頭欒延玉。此外，莊上並養有一兩千個了得的莊客，蔚為一方之霸。扈家莊在西，莊主扈太公，兒子「飛天虎」扈成，十分了得。女兒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使用兩口日月雙刀，亦女中豪傑。李家莊在東，莊主李應，乃杜興的東家。李莊主能使一條渾鐵點鋼槍，背藏飛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沒，人稱「撲天鵰」。

三莊結締生死誓願，同心共意，但有吉凶，遞相救應。有此淵源，杜興乃向楊雄表示：「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，求書去搭救時遷。」

為何杜興只言「求書」，此乃楊雄雖曾有恩於己，但李應亦一方之雄，且是自己東家，能相助與否，力不在己，可見此人處事圓滑。

（細說水滸．二三四）

探訪天地會發源地——高隱寺（上）

百家廊

盧一心

去高隱寺，自然是為了探訪天地會發源地，一直以來，它都是一個謎。

車子翻山越嶺，有如遊走在大山唇邊或古樹枝頭上的一隻甲殼蟲。面對如此自然，頓覺人之渺小，又悟到生命之珍貴和偉大，不朽的山水締結永遠的神奇。

高隱寺位於福建省平和縣大溪鎮赤安村的天馬山麓，距靈通風景名勝區15公里處，其被眾多人認為就是天地會發源地。高隱寺與詔安、雲霄相鄰。據《高隱寺石碑記》載，天馬山「山本高而連雲霧，更與天際；林本密而綴煙雨，則接地陰」，有「林壑之勝」。來到這裡，沿途你就會發出這樣的感慨，這裡堪稱秘境，縱有千軍萬馬也難將其圍剿，確實是像天地會這種民間組織發祥的好地方。

天地會，又稱三點會、三合會、小刀會等，統稱「洪門」。是清代重要的反清復明組織，廣泛傳播於閩、廣、贛、湘、川、桂、雲、貴、台及海外華人社會，據傳，如今海內外洪門弟子尚有6000萬人以上。可見，還是個龐大的民間組織。

車子繼續在蜿蜒的山路上奔馳，沿途人煙稀少，偶有小村莊也好像只是一種點綴。忽然眼睛一亮，前面竟出現一座嶄新的村莊，白牆紅瓦，窗明几淨，棟棟林立，既搶眼又覺突凸，還很新奇，心下暗想，在如此偏遠、人煙稀少之地何以有如此亮眼的新村，恍如世外桃源一般？據了解才知道，原來此處曾是某省領導當年掛點的行政村，恍然一悟，報之莞爾。車子經過之時，留意觀察了一下，發現大多為空房子而已，少有住人，當地年輕人大都出外闖蕩江湖去了，也不奇怪。

車子經過該新村之後，又繼續在蜿蜒的山路上，四周原野蒼茫，綠樹與雜草相擁，田壠與馬路交錯，互為輝映，也是野趣十足。沿途令人感慨之處還在於，如此偏遠山野之地，又是如此人煙稀少，竟有一條寬暢的水泥路穿過。而這無疑要歸功於坐落於裡面的那座高隱寺，也就是天地會發源地的存在。不過，時至今日，天地會發源地之謎還是撲朔迷離的。

直到1996年，高隱寺又發現了一批珍貴文物，其中有天地會印鑒二方、寶劍一把、神像三尊、壁龕一塊、條幅四幅、《會簿》數冊等。《會簿》中不僅記述天地會「五祖」逃難結義的經過，還記述了天地會骨幹分派各省發動起義的部署內容。其中就有這樣的記載：「萬道宗主持五祖上巖關聖帝君前立會，約定暗號，令旗寶劍，後五祖在三點地上仙巖、高隱巖、長林巖三合會。眾僧密拜立天地在高隱巖，後分開各省召集起義，暗立會名天地會……」無疑，這批文物又為高隱寺是天地會發源地提供了有力佐證，也因此引起了廣泛的關注，這是必然的。

關於「五祖」，據說就是創辦天地會最早的五兄弟，他們都是屬於南少林弟子，分別是：蔡德忠、方大洪、馬超興、胡德帝、李式開。他們就是後來民間傳說中的「南少林五祖」，或「天地會五祖」。他們因追隨河北總兵蔡祿（道宗的拜盟兄弟萬七）謀叛反清事洩，蔡祿父子皆被擒殺，他們逃出來後來到閩南，找到在詔安長林寺當住持的盟伯萬五道宗，從而重置盟壇，萬五道宗與眾兄弟徒子插草為香，拜立天地會——借「康熙負義火燒少林」，再次秘密地祭起反清復明的大旗。正因為如此，萬五道宗被認為是天地會主要創始人，有史實依據。

萬五道宗又稱達宗、無智宗公、慈光、萬達道宗禪師、老萬和尚、老萬師傅、萬雲龍，俗姓張，福建省平和縣小溪後巷人，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死於清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，享年89歲。萬五道宗早年出家，後修行於詔安長林寺，長林寺與高隱寺「相距七八里，逕接逶迤」，兩座寺廟都是當年天地會僧從秘密活動的主要據點。按《會簿》中記載，道宗所住持的長林寺在詔安縣境，此處也就是天地會的軍機要地，上仙寺（關帝廟）是天地會五祖當年逃難結義之地，而高隱寺則是天地會英雄插草為香，拜立天地會，然後分赴各省起義的一次大聚會會所，所謂「乾馬喧天」、「高隱長林高仙三合會」石刻即出自於此。

有關萬五道宗名號的由來，據史料記載是這樣的，明崇禎年間，道宗與萬禮（即張要，平和縣小溪人）、郭義（詔安縣官陂人）、蔡祿（雲霄縣下港尾人）等人，「謀結同心，以萬為姓，推要為首，時率眾統據二都」（《台灣外紀》），史學界習慣稱萬禮等人為「以萬為姓集團」。道宗隨堂兄萬禮參加此次聚義，因排行第五，故稱萬五。這也是為何天地會「五祖」會南下找萬五道宗結盟，而萬五道宗也願意與他們插草為香，拜立天地會，為兄復仇並繼續反清復明大業的原因。萬五道宗與清廷有國仇家恨，又有反清復明之志，早就「秘密結社，長期鬥爭」，難怪一拍即合。關於這方面，有盧若騰的詩《贈達宗上人》為證：「君家兩俊傑，異地卻相謀。/以爾津梁法，為人帷幄籌。/心惟存選佛，骨不羨封候。/軍旅喧闐處，長林未改幽。」這首詩可貴之處在於點明達宗（即道宗）是萬禮之弟，為長林寺僧，而且大智大勇，非一般俗僧可比。事實上，萬五道宗在詔安銅山、廈門期間，和隆武浙江巡撫後依鄭成功的盧若騰交往相知，又和鄭成功本人及其部曲洪旭、黃廷、張進等人交好，得其協助，才修建了詔安的長林寺和銅山的九仙巖觀音堂外殿，自稱「長林寺開山僧」，這首詩也因此成了考證萬五道宗和天地會的重要文獻。當然，相信還會有更多天地會文物被發掘、整理和研究出來，這是必然的。

在洪門秘籍中，有一則關於天地會緣起的傳說：康熙年間西魯番入侵中原，清廷文臣武將俱無退敵之策，於是發佈榜文，徵集全國英雄好漢往征西魯。榜文傳至福建，少林寺僧128人連夜趕赴京城，奏請願征西魯。他們在神將「六丁六甲」的幫助下，一舉打敗西魯，凱旋京城。康熙欲給以封賞，眾僧謝絕，仍歸少林寺清修。甲寅年，有人誣陷眾僧於征西魯時通敵叛國，康熙不審真偽，便派兵以焚香為名，前往少林寺，將寺廟焚燬。僧眾大多慘死，僅餘18人被神將所救。在逃亡的途中，又有13人被清兵所殺，劫餘5僧逃至廣東惠州，遇萬雲龍及幼主朱洪竹、軍師陳近南，於七月二十五日丑時一同結拜，以萬雲龍為大哥，是為天地會之緣起。於是，洪門天地會便尊萬雲龍為始祖。萬雲龍即萬五道宗。

還有一種說法，有人認為，天地會創始人為福建雲霄高溪僧人萬提喜。而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姚大羔等所立《會簿》中，稱萬雲龍為「師尊萬提喜，法號曰雲龍」。在廣西田林縣發現的洪門秘籍楊氏抄本中，則稱萬雲龍「姓萬名提喜」，「道號雲龍」。可見，無論是萬五道宗還是萬雲龍，又或雲霄高溪僧人萬提喜，其實都是同一個人。至此，關於天地會創始人之謎可以說已經解開了。

■高隱寺被眾多人認為是天地會發源地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「女性」畫報

收到三月份的北京《人民畫報》，驟然一看，以為是香港流行的時裝雜誌，怎麼在封面站立着穿着西洋晚禮服的四位美女？

過去的《人民畫報》是多麼的一本正經，因為這是官方的重要對外宣傳喉舌。當然裡面還是可以看到不少經典的照片和內地建設成就的訊息。

封面的四位美女是誰呢？她們都大名鼎鼎，港人絕不陌生。從左至右，她們是周迅、章子怡、宋祖英和范冰冰。封面介紹的詞語是：「巾幗大使、人性光芒、女性力量」，由於她們全有國際知名度，稱之為巾幗大使和女性力量，完全可以理解，但為什麼說是人性光芒呢？這就比較費解了。美麗的女性便有人性光芒？不是有許多其貌不揚的傷殘人士或者默默耕耘着的，在社會福利事業和體藝界發出光輝的女性麼？

翻開內頁，又加上兩位。一位是以孔雀舞舞出精彩的楊麗萍，她的成名在二十五年前，多年來仍帶着散發少數民族濃郁的原生態氣息而舞滿全球，最近還獲得「影響世界華人大獎」的提名。

另一位並不大知名的張梓琳，是最近五十七屆世界小姐總決賽中的冠軍，被稱內在美和外在美都壓倒群芳。

在藝術女性之中，除了宋祖英之外，又有年幼失聰但因演出千手觀音成名的邵麗華，另一位是青年女歌唱家譚晶。

還有的是少不了的體育健將郎平、鄧亞萍和郭晶晶，著名電視界主持、鳳凰衛視的陳魯豫、中央電視台的敬一丹。

也有一些平凡而不知名的女性，也許這些才能顯出「人性光芒」。可惜她們埋沒在內頁，並沒有在封面上鬥艷奪麗。

再往後便是不少女性企業家了，這些女性除了事業上的成就外，也有不少是事業成就與美貌俱備的，如趙力平、黃新新等等。

由於這是婦女節出版的一期畫報，女性當頭，完全應該。

隨想國

興國

紅樓夢非夢

中學時代音樂老師教過的歌曲中，記得有一首的歌詞是：「花非花，霧非霧，來如朝露不多時，去似朝雲無覓處。」

《紅樓夢》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，國文老師都鼓勵學生閱讀，但是多數學生的閱讀結果，都是來如朝露不多時，那份對名著的好奇，很快就被「沉悶」的文字阻礙，買回的書也就去似朝雲無覓處了。

等到年紀稍長，對中國文學的興趣愈大，再決心一讀，有人看畢，有人看幾回，因人而異。不過，多少對書中表達的繁華一夢略有所知。

無論讀不讀得完全書，對於近年興起的「紅樓夢宴」，對於小說的後四十回是後人所續也略有所聞。

北京的學者劉心武，要重續《紅樓夢》，網友有讚有彈，讚的說勇氣可嘉，彈的說狗尾續貂，難以超越當年續寫的高鶚，何不寫自己的夢？

名廚尹達剛在馬會沙田會所，一連四天辦了一個「紅樓非夢宴」，把曹雪芹筆下描述的賈府美食，加以研究考據後，烹調出劉姥姥二進大觀園時被戲弄的「茄鯗」和「鑲金牙筷挾鴿子蛋」，當然還少不了「老蚌懷明珠」、「鱘龍雪雁湯」、「春筍雲腿煨刺參」等豪門菜色了。

小說可不可再續？當然可以，因為這是理解後的再創作。「紅樓夢宴」該不該辦？當然更需續辦，因為這是清代菜餚的現代理解後的再現，自有烹飪學上的價值。

一切對《紅樓夢》的詮釋，都會令現代人感覺紅樓夢非夢，可以貼近現實，正如馬會訂的名稱所顯示的：「紅樓非夢宴」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不如，都來學習愛

提到港男港女的婚戀錯位和期望落差，令我聯想到《新周刊》提倡的《學會愛》專題，講的是富裕了的人們要學會如何愛，內容不算嚴謹，卻點出核心問題，對不少人來說，那是一生的課題。

無獨有偶，北京市教委上周公佈了高校《大學生心理健康》課程教學大綱（徵求意見稿）時，也首次將「幸福從學會戀愛開始」字眼納入大學心理課程中，旨在教會學生愛自己、表達愛、接受愛、拒絕愛、維繫愛和放手愛，連以往禁忌的「同性戀」也列入其中。

該意見稿引起廣泛爭議。反對聲音不弱，認為當今大學生因為戀愛而曠課者不少，沒必要以此佔去文化課、專業課的時間，而且，「戀愛」帶有私密性，不宜公開討論……支持者則視為新鮮事看待。我屬於後者，覺得可以記學分，但不應視作必修課，因為愛情之令人嚮往，乃人性本能，也是自由的選擇。大學生或年輕人甚或中老年人要身心健康，也在於對體會愛和表達愛等有一定認知，才從中感受到幸福。

然而，「戀愛」的確是教不出來的，還真的是要體驗多次的「失去」，才有所感悟而「得到」。許多戀愛過來人都有這樣的同感，就是分不清友情和愛情，不知道如何表達愛或回應示愛的信息，東方人性格含蓄、內向，更欠了幽默感，I love you之所以比「我愛你」說得更輕鬆，寫得更自然，正是這種文化的體現。

「愛」在內地曾經一度是「獨家用詞」，那時社會上提倡的愛是專門給「偉大領袖」的「大愛」；後來，信仰破滅的人們又一下子從「大愛」衍生出無數的「小愛」——家裡有妻小，公司有「小秘」，別墅有「小三」，還有外頭一大堆小姐。在自由的香港，自由的愛卻成為兩性競爭之愛，更因此衍生出風格特異的競爭族群——「港男」和「港女」，既想討愛，又都想「掏金」。

周刊編輯語重心長：「我們要回到愛的本身……學會了解、珍惜、寬容，學會善意、付出、成長。你要找到一個人，鮮活和豐富彼此的生命……」慚愧了，連「談戀愛」都要借助別人的文字，還真的要學習呢。